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不是东西 / 刘绍铭著.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2

(刘绍铭作品系列)

ISBN 7-5343-7334-4

文... 刘...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
代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1368号

-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马家街31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 书 名 文字不是东西
作 者 刘绍铭
责任编辑 杨兆鑫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鹞路西 电话: 010-61232262
开 本 940mm × 64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176千字
版 次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发行热线 010-62223842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新版序

刘绍铭

江苏教育出版社给我的四本散文集出简体版，席云舒先生要我写个序文说说因由。四本集子中，《文字不是东西》稿龄最长。1985年我从美国回到出生地香港，任教中文大学。课余时间，想到当年因拿的学位不受“认可”，无法在港谋生，就凭朋友资助的一张船票，竟贸然出洋“留学”，想到带去的全部家当，交了一个月的房钱后就所剩无几，马上“一贫如洗”，想到当年不是老天爷照顾，开课前就找到唐人餐馆的侍者工作，一定会落得露宿街头的境地，最后逃不过移民局遣送出境的命运。

想着想着，也暗暗佩服自己当年因眼前无路不惜“孤注一掷”跑去美国的勇气。我幼失怙恃，初中念了一年后就自食其力，后来以自修生名义考入台大就读外文系；后来又“赤条条”地冒险跑到美国念研究院，终于在印第安纳（~~印第安那~~）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我想着想着，自觉前半生不肯向命运低头在逆境中

打滚的经历,记录下来,或许会对童年经历跟我相似的年轻人有鼓舞作用。想着想着,终于笔之于纸,以连载方式在香港的《大学生活》杂志发表。这么一说,已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事了。

《一炉烟火》、《文字不是东西》和《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其文字性质跟《吃马铃薯的日子》大相径庭。独吃素菜,滋味如何,是“个体”经验,因此文字有自传成分。其余三集所载文章,取材随心所欲,当然乃有感而发。所能奉告国内大雅君子的,就是我无论写的是什么题目,文字都会如洋人所说的,怎么来,就让各位“看得下去”。需要“脚注”、“尾注”、“剖腹注”、“追注”才能处理的那类学术文章,不会在这三个集子中出现。那类文章,应由学报承担。

因为我为人老派,所写文字自己看来有些地方确也食古不化。譬如说我不会称呼阁下为“亲爱的读者”。大家素昧平生,怎么“亲爱”起来?我也不会写出“热烈欢迎某某”这种句子,因为我相信文字的功能有时真的是,既要“欢”迎,心情当然“热烈”,何必说多余的话?因为老派,所以在阅读英文商业信件时,不会想入非非,看到就想。国内读者读我这种“另类”书写时,也许能读出一些“异国情调”的味道来。请以平常心处之,因为这是一个不懂“汉语言”的“旧人类”文体的特色。是为序。

圆年 圆月 圆日

香港岭南大学

初版前言

本书所收文字,都是近五六年的作品。为了编排的方便,内容分成五辑,各以其中一篇文章的名字作标题。这种组合,仅属权宜之计,因为就内容而言,各辑文字没有什么楚河汉界之分。大多数篇章的“辖区”,都是可以互相调换的。

集内近七十篇文章,我对《旧时香港》情有独钟。文中所记,都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香江旧事。当时香港地区没有廉政公署,没有公屋,没有义务教育,没有综援,没有生果金,没有平等机会委员会。^①

^① 在香港地区,公屋指由政府兴建并向市民出租的房屋;综援指社会保障援助;生果金指高龄津贴。——编者注

还有 我童年时代的香港 ,满眼旧社会的封建残余 ,英国人还是那里的殖民者。那么 ,旧时香港何足恋 ?

我也无法说清楚。“古道、西风、瘦马” ,充满诗情画意 ,但若亲临其境 ,恐怕不是味道。别的不说 ,以瘦马代步 ,难免误归期。

我想 我对旧时香港的怀念 ,全因受了“颓废感性细胞”的支配。我爱旧时香港西片片名诗意盎然的中译 ,什么“云雨巫山枉断肠” ,什么“妾似朝阳又照君” ,都比今天的“青春残酷物语”令人销魂。

我爱小明星断肠之音 ,“芳草天涯怜金粉 ,紫兰香径莽玉人” 。想着念着 ,情难自己 ,模糊间随手写下“旧时香港”四字 ,作本书题目(本书香港版名为“旧时香港”)。其中文字大部分发表于香港《信报》和《明报月刊》 ,其余也是在别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趁此机会 ,谨向梁冠丽和彭洁明两位编辑女士表示谢意。

这两三年来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秘书黎梅笑贞女士热心帮我用电脑打字 ,不让我拿字迹潦草的原稿向编辑献丑 ,特此致谢。

另外一位古道热肠的岭南大学同事是司徒秀英老师。这近四十万字的校稿 ,幸得她帮忙审阅并及时发现了许多我想当然的文字盲点。错误今经司徒老师一一点出 ,她功德无量 ,令我感激不尽。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林道群先生,小小年纪,按理说是不会对我这类受“颓废感性细胞”支配的文字感兴趣的,谁料他年少老成,对芜文爱护有加,细心校阅。把集内文字分门别类,就是他的功劳。辛苦他了。

刘绍铭

圓年 愿月 圓日

目摇摇录

第一辑摇摇写作这回事

猿摇摇且说床边故事

愿 长短调

其一摇摇杨宪益与二锅头

其二摇摇退休老人

员 另类专家

员 赵元任与爱丽丝

员 校园风景

员 编辑的眼睛

员 将相本无种

员 遗老独白

- 獭 写作这回事
獭 笔端狂想曲
獭 猎头校长
源 浪得虚名
源 眉摇摇批
源 自我陶醉
缘 马丁尼之恋
缘 热辣辣的隐私
缘 寿则多辱
远 无罪以当富贵
远 作家的心理阻滞
远 书看不完 怎么办？
远 新狂人日记
苑 虚拟文本

第二辑摇文字岂是东西

- 苑 林行止的两个世界
愿 董桥的散文
愿 白先勇就是这样长大的
愿 文字岂是东西
源 捉“字虱”之必要
源 如是我闻
源 不似旧时情
缘 写作以疗伤的“小女子”

员愿 新井物语

员猿 遛狗的莺莺

员苑 千万别把哥儿们当真

第三辑摇文化瘾

员猿 商管·文学·互相发明

员源 人文教育的宗旨与精神

员愿 忍令杜甫成夷狄

员源 剃头文章

员愿 学术标准无华洋之别

员圆 匿名文化

员苑 周二之约

员源 文化瘾

圆圆 杏坛野叟

圆猿 陆港生发迹变泰

圆苑 “新派”小说与文评

圆圆 背书,背书?背书!

圆猿 向生命报复

圆苑 情书救语文

圆员 长恨此身非我有

圆愿 长短调

其一摇甜蜜与光明

其二摇生死迷思

圆圆 听詹老师的话

第四辑摇旧时香港

圆源 摇旧时香港

圆猿 能不忆香江

圆愿 皮匠诗人

圆源 散记胡金铨

圆苑 夏志清传奇

圆缘 假面の对白

第五辑摇寂寞翻译事

圆猿 寂寞翻译事

圆员 翻译的时代感

圆源 《鹿鼎记》英译漫谈

猿园 口袋的语言

猿远 吃饭的工具

猿怨 英语算老几？

猿愿 英译香港文学

猿苑 一辈子的事

猿员 你一定要爱英文

猿愿 别看到 圆源 就想 圆源

猿员 对联英译识小

猿怨 死跟英文的恶例

猿圆 “后设”新解

第一辑 摇写作这回事

且说床边故事

且拉杂说床边故事。

“床边故事”这个称谓，译自英文“~~bedtime story~~”。好莱坞的电影看多了，一提到床边故事，说不定脑海就出现这幅拼凑的彩色图画：抱着玩具狗熊的三四岁金发娃娃躺在自己独立的睡房床铺上，床边坐着的二十来岁的妈妈捧着《安徒生童话》声情并茂地念着。

窗外繁星满天。好一个温馨的天地。

父母在床边给子女讲故事，源自基督教家庭晚上围炉读经的传统。随着时代的演变，今天的父母给孩子读的不一定是《圣经》，但床边“话语”这个习惯，一般中上家庭还是延续了下来。西方儿童文学发达，说之不尽，做父母的不愁没哄小孩入

睡的资料。

从前的中国父母,即使童心旺盛,为了顾全自己的“形象”,看来也不会纡尊降贵,在儿女面前哈着脸扮小白兔或大灰狼。

宝玉在大观园,“三千宠爱在一身”,是奶奶和妈妈的心肝宝贝,可就没人给他讲床边故事。

贫寒家庭,父母忙于生活,早出晚归,回家面对的又是“一家四口一张床”的眼前现实。对于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床边故事”自有不同的定义。

在书香世家长大的,也不一定有机会听床边故事。梁从诫的妈妈林徽因“饱读番书”,照理说晚上哄孩子睡觉时,会守些洋规矩,给他们说些爱丽丝梦游奇境的经历。

但身为母的林徽因,按梁从诫的说法,从小就不把他当做小孩,不会说小白兔、大灰狼的故事。她自己看《米开朗琪罗传》时,就跟儿女描述米开朗琪罗为圣彼得教堂穹顶作画时有多辛苦。

旧时中国的孩子,没有几个不是吟诵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这些古训长大的。一开始知书识墨,就受父母耳提面命,朝乡试县试等“功名”的方向走。

传统文化的“大气候”能给儿童文学生长的空间不大。在西方文学中,童话是个根基深厚、备受尊重的文学类型。西方的知识分子,没有几个不是先经童话世界的教化,然后才走进成人天地的。

西方知识界对儿童文学的重视,经德国诗人和批评家席勒一语道破:“我儿时听来的童话故事,其意义比我日后学到的任何人生道理要深刻得多。”

西方文学的主要类型如诗歌、戏曲、小说,我国应有尽有。识者有言:“欠”的只是荷马体的史诗。

看来欠的还有为孩子而写、以孩子为对象、自成一体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有言:“我以为做好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工作,最要紧的是熟悉儿童。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再明确不过,是儿童。不熟悉他们,就做不好这个工作。”

陈蒲清在1982年出版的《历代童话精华》中,把《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和《周处除三害》这类“故事”收了进去。

神话和寓言当然可用做童话的素材:只要叙事手法、语言模式和说话的腔调适合孩子幼小世界(泽霖语)的生态。

西方的童话是其独特的民风与文化的产物。我们的文化体系跟他们有异,产生不了佩罗、格林兄弟和安徒生这种童话文学大师,实不足为怪。

我们更不必因此“欠缺”而“惭愧”。可不是么,多姿多彩的西方文学类型中,就“欠”堪与我们比拟的对联文学,或灯谜,或回文诗,而它们正是中国文学自成天地的一个标志。

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或者更正确地说,随着“粗通文墨”的小朋友成为出版人“诉求”的对象后,儿童文学近年在中国已渐成一种“显学”。《哈利·波特》刚在欧美书店上市,就有中译

本出版。赵元任译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有多种“现代版”。除了加上色彩明丽的插图外,文字的口语部分也作了若干修改,方便在台湾地区长大、不太习惯“你说话来着”或“哈,这一回我得要好好儿地来啦”这种说法的孩子阅读。

这种措施正符合任溶溶所说的儿童文学翻译的要旨:认清读者对象。但我一向认为,我们孩子的读物不能光靠“进口货”。林在山曾在香港《信报》为文介绍过《哈利·波特》,提到她“钻书店,发现这本在英美脱销的书在香港竟大叠存放,还有书店削价促销,在书展上又以大折扣求售”。

如果在港面世的《哈利·波特》不是原文而是中译本,会不会这么受冷落,我们无从得知。中译本出自彭倩文之手,译文中规中矩。不过,单以阅读经验来说,实难想象对西方(特别是英国)文化和生活习惯陌生的中国孩子怎么去领略其中滋味。

第十一回是“魁地奇比赛”。作者花了差不多一整章的篇幅去描述这个魁地奇球赛如何如何紧张刺激:

球目前是落在史莱哲林手中——马科抓住快浮——
闪过西亚——闪过凯梯——一个搏格迎面飞来,朝他脸上
重重撞了一下……

对于不知“魁地奇”为何物的读者来说,这种“现场实播”叫得再声嘶力竭,也是白费功夫。

像《皇帝的新装》这种西方儿童文学,是可以“汉化”的,因为“笨”国王我国也有。但哈利·波特却彻头彻尾地是个浸淫于英国历史与文化的孩子,冥顽不灵,拒绝汉化。

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全情投入,我们的儿童文学应该力求自力更生。这仅是我的希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土产”的童话作家,对牛和马这两种动物情有独钟,安排它们在充满人情味的故事里。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希望?无他,因为在中国传统里,从阴间到阳间来催命的牛头马面都不是好东西。

它们若在童话世界出现,说不定可以改变形象。

长短调

其一摇杨宪益与二锅头

1994年 愿月 猿日《壹周刊》载宪益的特稿《天凉好个秋》,图文并茂。只见年逾八旬的白发老人孤坐书房,拈着水杯的右手搁在膝上,旁边是五块钱人民币一瓶的红星二锅头烈酒。

我无缘认识杨宪益(再森早译戴译音)和戴乃迭(戴译音再森早译)这对翻译界知名的夫妇,但对他们的贡献,一直心存感激。20世纪 70年代初,要在英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若没有他们的译作当课本,是很难凑得上一个学期的教材的。

多年前我介绍过美国汉学家伯顿·沃森(月现操译宰译)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版,请访问: www.cftongbook.com